



父亲与茶香

□宋殿儒

家乡的冬天很冷,但家乡人在冬天总有一杯热茶相伴,屋外冷冷的,屋里的人心热热的。

父亲嗜烟茶水,这也是许多北方男人特有的生活习惯。清晨早起,女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火炉烧热,把茶水沏好。当男人拖沓沉闷的脚步声朝向厅堂时,堂屋里已飘起茶香。随后是男人闲话农事家常的闷闷低语,间杂着杯盘碰撞的叮当声,侵扰着我童年的梦。当淡淡的茶香和着稀薄的草烟味随着阳光盈满土坯老屋时,孩子们就该起床了。

童年记忆里的父亲很不真实,甚至有些陌生。家乡方圆百里,就出了我父亲这么一个高小生,在20世纪50年代,应该是件很荣耀的事。

父亲从公社的高小学堂毕业后,就去了外地工作,每年回家一趟。父亲每次回家,即便不是年节,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日子。母亲忙里忙外,招呼着来来往往的亲友。奶奶总是静坐一角,隔着缭绕的水雾青烟,泪眼汪汪地注视着她笑语迎客的儿子。我们则四下里炫耀着父亲给我们带来的荣光。

自此,家里总要有几日从早到晚烟气弥漫、茶香不断了。只有到了深夜,人们散去后,父亲才有时间陪奶奶小坐。母亲说,父亲以前到了冬天,每晚都会给奶奶暖脚。

家乡并不是茶乡,但野地里生长着南方少有的名贵茶,像金银花、野菊花、薄荷、连翘等。父亲最爱喝的是金银花和野菊花。但是,我小时候,父亲不许小孩子喝茶,怕我们戒不掉这个习惯而增加生活开支。在那个只识得白开水滋味的清淡年代,喝茶是一种奢侈行为。虽然,我们自小浸染茶香,却是不敢过多地品尝。

父亲在南方的茶乡工作,可父亲总爱喝家乡的茶。母亲每每回老家,肩挑手提回来的都是大包小包的茶叶。茶叶是家乡的亲友炒制的。故土难离,那分乡里亲情都融进茶里,又飘向千里之外父亲手中的茶杯,滋润着艰涩的岁月,温暖着离家的乡愁。

父亲从不曾提起想家。他总有许多工作要忙。姥爷、姥姥、奶奶在世时,母亲每年都要回去两趟,以至于我们长大后常打趣说:你们挣的那点钱全都捐给铁道部了吧!

奶奶去世那天,我放学走进家门,破天荒地见到了总是最后一个进家门的父亲。他独自坐在餐厅里,背对着大门,面朝北墙,一团团青白的烟雾在他面前升起,又在他周身缭绕。他面前放着一壶水汽升腾的金银花茶,父亲的背影,蜷缩在一团莫名的悲伤里,似乎要拒一切于千里之外。母亲走过来低声告诉我,接到叔叔发来的电报,奶奶去世了。

奶奶去世后,父亲每日下班后,依旧是一壶茶,一支烟,独自坐在一团水汽青烟里,面朝北方,静默凝望。

餐厅的窗开在东墙,家乡是在北方。可后来父亲凝望的不再是家的方向。父亲说,奶奶的魂已经离开了故土,一定正在飘离人间的路上朝我们凝望,寻找着我们蜗居的南方……

我从未见过父亲流泪,而我在那个夜晚见他偷偷掉泪了。我一下子感到父亲伟大得高不可攀。

父亲以沉默的方式拒绝着离别的忧伤,他用总不离手的家乡茶润着心底的悲哀。我的记忆里便总是回放着,那日,他手边那一壶热茶,还有那袅袅升腾的一缕茶香……



泉上古村

□梁凌

那天,是没有打算去沂南竹泉村的。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沂水,是彩虹谷。

走了好久,彩虹谷依然不见,和我同行的那个人,有些动摇:不去啦!你看,这儿路标指示,有个古村落,叫竹泉村,应该不远,去那儿吧?

我们便去竹泉村,糊里糊涂地跌入桃源。未承想,在沂蒙腹地,诸葛故里,竟有这么美的小村落深藏。

这里,除了竹,就是泉;除了泉,就是石,竹、泉、石,组成一个古朴小村落。其实,这哪里是村,分明是一块水汪汪的翡翠。

村口有竹子做的大门,双层的,檐角高高翘起。门头上有黑匾,绿字,题着“泉上古村”。

进村,穿过竹林、青石牌坊,是个大戏台子,青砖灰瓦,四角飞檐,写着“既和且平”。

竹林边上,一个谷仓,一池湖水,几簇莲花,一挂瀑布,点缀成趣。

再往里走,是小街巷。石头铺成的路中间,嵌着一步宽的小溪,清清浅浅,半指深的水,若有若无地从石上流过。

街两边是人家。院墙、屋子,都用石头砌成。门檐是茅草搭成的,细长长长的丝瓜,粉紫粉紫的扁豆花,自由自在地在院墙上攀着,在茅草门檐上爬着。

门前有井,井台上有轱辘,轱辘边有石磨、石碾。竹竿搭成的葫芦架上,葫芦、瓠瓜滴里嘟噜地挂着。

四周很安静,游人似有若无,三三两两的,且很快隐没在竹影清风中。倘使你要说话,是不好意思大声的,古朴清秀的古村落的氛围,会让你情不自禁地变成低语。偶尔,会听到谁家的院墙内传出一两声鸡鸣,或几声犬吠,这些,只让人感觉更安静。

在一家院子里,我们遇见一位纺线的老妈妈。她的身后,挂着几匹要卖的老土布,见有客来,她也不搭话,只低着头,“嗡嗡”地摇纺车。你来或你去,随你;你买或不买,也随你。

在竹编坊,一位老人正坐在门口编竹篮,他身边的地上,有一大堆竹篾,削得细细长长的。编成的竹篮,齐刷刷摆成一排,像老人走过的岁月。

我问,村里的人,怎么这样少?都搬到外边了,住高楼,比这儿舒服,老人说。

那您怎么不走?我在这儿工作,晚上回家,他说。

编竹篮,就是老人的工作,和纺线的大妈一样。他们拿工资,卖东西的钱归村里。

我问,这么美的地方,你们为什么不往,偏要住高楼?老人笑了,说,这里开发旅游了嘛!住,还是城里好啊,方便……

一村的人,浩浩荡荡地走了,只留下一个空村落,供游人沉醉。村里的人,千方百计地跑出去;村外的人,又千里迢迢地寻来。

安居和览胜,古朴和舒适,人与自然,似乎构成了矛盾。往往是,宜居的地方不美丽,而美丽的地方,又不宜居。现代的设施,在给人舒适便捷的同时,总是多多少少会破坏古朴的美。

然而转过一条街,我的看法变了。一座青砖瓦房,吊脚楼似的伸展在水面上。窗边,一个竹制的方筐子,远看很漂亮,近看我才发现,不过是一个空调的室外机,用一个竹筐装饰着。现代和古朴,又一下子达到了和谐。

看来,只要肯动脑,许多矛盾都可以化解。这里制陶也有些历史,在于记古陶作坊,我们见到陶器和制陶的一系列工具。阳光在竹影里穿梭,照在这些陶器上,像时光的碎影。

这块土地,古时候称“阳都”。可惜阳都古城,岁月流转后只剩下残破的断壁和一块块陶器的碎片,但聪明和智慧,却一代代传承,陶器碎了,重烧,而且更精致……

空气湿湿的,抓一把,轻轻一挤,似能挤出水来。水多,雨自然也多。我们走时,突然下起了雨,筛豆子似的,一会儿又停了。这种灵毓秀的村落,这飘忽不定的雨,会让人感觉,这儿,不是沂蒙山区,而是梦里江南。

夜读之趣

□李学军

布衣暖,粗饭香,诗词文章韵味长。品味书韵,静夜最佳。

书页之中,包罗人间百态,蕴藉风情万种,沉浸其中,大美境界,尽显眼前。

花香鸟啼,流泉飞瀑,空谷幽兰,虎啸鹿鸣……名山大川任我神游;高天流云,碧草和风,大漠孤烟,长河万里……戈壁草原尽收眼底。缠绵悱恻的爱情,如怨如慕的低语,仰天长啸的猛将,依依惜别的友人,难舍难分的情侣,生死相依的兄弟,患难与共的战友……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跃然纸上,倾心相识,便在心中幻化成一尊尊神灵、一朵朵奇葩、一座座山峰,暗夜的天幕上便悬挂起一盏盏明灯。

半床铺盖半床书,伸手可及;半卧半躺半箕踞,逍遥自在;粗读细研或浏览,随心所欲;淡茶浓酒佐兴致,怡然自得。

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,会荡起心湖中阵阵涟漪。感动,不是因心灵脆弱,只因真情可贵,贵在人间还有真情感,贵在书中还有好文章,贵在透过字里行间能够心领神会,贵在聆听肺腑倾诉之后能引起情感的共鸣。

读书,是人生一笔不断加息的储蓄。这储蓄,是遇到困难时的鼎力支持,是莽撞冒险时的逆耳忠言,是消沉低迷时的激越呼唤,是将要跌倒时的真诚搀扶,是遭受误解时的嘘寒问暖,是流言四起时的握手安慰,是孤立无助时的相依相伴,是心如死灰时的一缕和煦春风。夜读在万籁俱寂时,获利尤其丰厚,弥足珍贵。

当书籍成为朋友,成为交心的知己,成为精神的伴侣,我们便不会孤独,即使身处阴暗的天幕下,心中仍有一片朗朗晴空;蹒跚在坎坷的山路上,手里还有一支硬实的拐杖。即使穷得一贫如洗,也绝不会屈受嗟来之食,面对强权威势恐吓胁迫,也不会跪地屈服磕头求饶。

夜阑人静常思量,读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生?无数学子通过苦读在大学熔炉里锤炼成才,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读书改变了命运。读书不一定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性格,但读书对人品性的影响仍然不容低估。所谓不能彻底改变者,正如洪水漫过大地,高岗依旧为高岗,深沟依旧为深沟;所谓不可低估者,亦如洪水漫过,会淤平沟槽,冲毁房屋,淹没良田,摧毁村庄……毕竟洪水已经流过,大地会渗入它或浓或淡的记忆。至于一本书对一个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,还是菲尔丁说得好:“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,可能会把你戕害。”这话没错,但不必为此走向另一极端,夸大书籍对人的心灵的影响。更多的情况是:好人读了坏书,不会合上书本便为非作歹;坏人读了好书,也不会立即就洗心革面立地成佛。这就要看书中内容对大脑冲击力的强弱,还要看读者精神堡垒的坚固程度。

夜读,夜夜读,夜深无眠,读书可以催眠,睡梦中便神游于心仪已久的香格里拉:湛蓝的天空,悠悠的白云,静静的雪山,幸福地开着桑格花……夜读之中驱赶了朝思暮想,胡思乱想、非分之想,只挽住了读书之乐、读书之趣、读书之益。